

杜甫在梓州射洪、通泉的诗酒之旅与文化意义^{*1}

龙远兵

【摘要】：大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是“安史之乱”第六年，山河破碎。杜甫送友人严武至绵州，又与李使君相会，以诗言志，表明去梓州射洪拜谒诗歌革新前辈陈子昂之心迹；秋天，杜甫将一家老小从成都草堂搬到梓州居住；仲冬，南下射洪，登金华山，畅饮“射洪春酒”，拜谒诗歌革新前辈陈子昂；继续南下至通泉县，瞻仰唐初名将郭元振任县尉时的故居，评赏“初唐四家”薛谔留下的书画作品；陪同王侍御与通泉县令姚某品野宴，饮“春酒”，泛舟涪江。杜甫在射洪、通泉两县（公元1283年合并为射洪县沿革至今）两个月的旅途中，写下了《野望》《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陪王侍御宴通泉山野亭》等18首诗作（现存12首），是“中国诗酒之乡”文化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关键词】：杜甫；射洪春酒；通泉泛舟；诗酒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8）4-0052-7

公元762年，51岁的杜甫从成都出发北上绵州（今绵阳市），南下梓州（治所在今三台县），并在梓州所辖射洪和通泉两县（公元1283年并为射洪县直到现在）驻足两个月之久。他行走在巴山蜀水之间，并非忘情于高山流水，而是时时刻刻谛听着帝国的心跳，关注着人民的哀怨，一手把酒，一手执笔，泪水涟涟。

一、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

回溯到公元755年，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中国历史上最令人称道的“开元盛世”因安禄山的起兵戛然而止，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且时长达七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到公元762年，经过睢阳（今河南商丘）、邺城（今河北省临漳）之战后，战争的形势朝着有利于大唐的方向发展。但前线，唐军与叛军之间战事依然呈胶着状态。更令人忧虑和痛心的是，正月以来，唐军接连发生数起祸起萧墙的军乱事件。最初是河东军乱，起因是河东代理节度使管崇嗣为政松弛，将丰裕的军粮耗散殆尽。新任节度使邓景山到任后，就清查核实米之所出入，并要处死一名下级军官，诸将为其求情，邓景山不答应；其弟请代兄死，也不答应；有人请交一匹马以赎其死罪，景山才许之。诸将愤怒说：我们的生命难道还不如一匹马值钱吗！于是作乱，杀死了邓景山。此后，朔方及镇西、北庭等行营均发生了因军粮而杀死节度使的事件。4月，大唐帝国迎来了更大的风雨：5日，太上皇唐玄宗在长安神龙殿驾崩；18日，久病不起的唐肃宗一命呜呼。

恰此时节，从春季到夏季，杜甫待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旁以草结庐的家里，除了与友人严武（726-765年）之间的走动与交流外，几乎足不出户，哀国运之不济，兵革之未息，生灵之涂炭。

二、萌发前往梓州射洪之念

公元762年盛夏7月，杜甫开始了年度的首次出行，不为游山玩水，只为奉送友人严武回京城长安。严武，字季鹰，名相严挺之之子，时任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剑南节度使，是大唐声名显赫的封疆大吏。他既有击败吐蕃7万大军收复大片被掠国

¹ 基金项目：“中国酒文化史研究——射洪诗酒之乡探源”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龙远兵，舍得酒业生产中心总监，四川射洪629200。

土的功勋，也有弑杀父亲小妾^[1]、奸杀邻家女子^[2]、打死梓州刺史章彝的恶行。严武虽一介武夫，亦有诗书才情，全唐诗中录存六首，其中《军城早秋》最被人们称道。“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仅以此诗即可看出其品味和气势。严武回朝履新原因在于“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杜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3]。唐玄宗、唐肃宗父子4月相继去世，继任新皇帝唐代宗任命严武为“太子宾客，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实际是命令他担任陵桥道使，监理修造玄宗、肃宗父子的陵墓。

严武上路，杜甫送行，一直送到三百里之外的蜀北重镇绵州，可见二人情谊之深。“安史之乱”期间，杜甫避乱蜀中，生活贫困交集，更有“茅屋被秋风所破”之时，严武慷慨资助，还在幕府给他安排了一个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公职，这就是“杜工部”的由来。尽管严武比杜甫年幼十四、五岁，几乎相差一代人，但杜甫依然尊称其为“严公”“严侍郎”。此行送别，杜甫三次以诗相赠，倾吐二人之间的情感，“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杜甫《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4]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绵州城外三十里的奉济驿，两人洒泪而别。

杜甫在绵州停留期间，结识了候任梓州刺史李使君，这一下子触动了杜甫潜伏在内心的子昂情结。“梓州”，治所在今天的三台，辖射洪、通泉诸县，射洪是唐初诗歌革新前辈陈子昂的故乡。杜甫写下《送梓州李使君之任》一诗相赠，其最后四行为“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5]“遇害”，道出了陈子昂死于非命的悲剧人生；一个“怜”字，借人表己，同病相惜；又一“潸”字，如其造型，林中望月，泪流不止，心何其伤。杜甫期望李使君上任后去射洪祭奠陈子昂。这其实是诗人自己的夙愿。

三、射洪诗酒之旅

国无安，则家无宁。严武刚离开，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造反。杜甫滞留绵州，有家难回，于是想起老友李璣以及新友李使君，二人均在梓州，前者是避难的汉中王，后者是新任的地方官，遂产生投奔之念。动身前，杜甫作《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重提与李璣之间的昔日感情，以之作为见面礼。

人生遭此境遇，杜甫的心情可想而知，“树枝有鸟乱鸣时，暝色无人独归客。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杜甫《光禄坂行》）。^[6]茫茫夜色，鸟儿乱鸣，孤独地行走在路上，马儿受惊不会坠入深谷，但野草一动就生怕有弓箭射来。

杜甫得到了新朋旧友的接纳，还帮他在梓州城郊新建了一间草堂供其居住。可是，一想到远在成都的妻室儿女，杜甫就夜夜难眠。8月，作乱成都的徐知道被部将李忠厚所杀。两个月后，情势略有好转，路途较为安全，杜甫第一时间安排其弟杜占把一家老小从成都接到梓州，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安稳下来。

去射洪拜谒陈子昂之事被提上了日程。

陈子昂之于杜甫，是前辈之于晚辈。子昂去逝十二年之后，杜甫才出生，这是其一；其二，陈子昂开一代诗风，为唐诗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促进唐诗登上了中国古典诗歌所能达到的顶峰，而杜甫是陈子昂诗歌理论的重要传承者和践行者。

仲冬十一月，杜甫告别家人，怀着对陈子昂深深的敬意从梓州出发，沿涪江顺流而下。射洪县城在梓州东南六十里，城北半里有金华山，前山建有金华道观，与川西青城山、三台云台观、大邑鹤鸣山并列为蜀中四大名观。后山建有读书台，是少年陈子昂读书的地方。原读书台又名陈公学堂，建在金华山观后，不知何年倒塌湮灭，现读书台于清光绪十年由射洪府尹汪霖建于后山，台前有射洪当地前清举人、诗人、书法家马天衢所题的一幅门联：“亭台不落匡山后，杖策曾经工部来”^[7]。“匡山”指李白早年读书之地，“工部”指杜甫。恰此三人，形成唐诗的鼎足三角。

屹立船头，杜甫远远就看见了郁郁苍苍、绝壁而立的金华山。他冒着风寒，登顶金华，极目远望，举杯畅饮“射洪春酒”，诗情涌动，一挥而就千古名篇《野望》——“金华山北涪水西，仲冬风日始凄凄。山连越巂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独鹤不知何事舞，饥乌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绿，目极伤神谁为携。”^[8]杜甫感叹道，涪江西边的金华山，深冬的寒风日渐凄冷。山连山连到远方的越巂（今四川越西县），水连水连到巴地的江河。孤单的丹顶鹤不知道为何舞蹈，饥饿的乌鸦似乎正向人啼鸣。我举杯痛饮，射洪春酒虽好，感觉也是淡淡的；我远眺山川，景色虽美，依然黯然神伤。

杜甫登顶金华书罢《野望》依然诗情泉涌，遂写下了此行的第二首诗《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涪右众山内，金华紫崔嵬。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系舟接绝壁，杖策穷萦回。四顾俯层巘，澹然川谷开。雪岭日色死，霜鸿有馀哀。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9]这首诗是杜甫登金华山的全境记录——乘舟由北到南顺江而下，蔚蓝的天空下，涪江右边山峦中的金华山高高耸立，亭台楼阁被阳光紧紧抱在怀里。将小船系在绝壁之下的岸边，拄着手杖，在山间迂回环绕。登上山顶后，向下俯瞰，透过层层云朵，河川、山谷尽收眼底。远处的雪岭逐渐暗淡，秋雁的哀鸣声不曾停息。金华山道观前跪着一位烧香祈福的漂亮女子，像是云雾里飘然而至的仙姑。眼前陈公学堂，石柱侧斜，长满了青苔。凛冽的寒风骤然而起，激烈翻卷，犹如我的心情，也在感伤陈子昂这样的英才。

杜甫带着春酒的醉意，满怀凄苦之情走下金华山，重上扁舟，顺江而下，朝陈子昂故居方向驶去。陈公故宅在金华山下游十余里涪江东岸、梓潼江西岸的东武山水井湾。早年，陈子昂四世祖陈方庆因好“道”而隐居于此。据《四川通志》记载，公元700年子昂含冤死后，其后人举家迁往四川岳池县，陈公故宅荒废，迄今荡然无存，唯有新建的一座牌坊屹立在那里。但杜甫去时还存有遗迹，据明代孙克宏所撰《碑目》，当时故宅的墙壁上还留有赵彦昭、郭元振的题笔。这二人都是初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赵彦昭，（公元？年-714年后不久），字奂然，甘肃张掖人，诗人、政治家。少年时颇具豪侠之风，官拜刑部尚书，唐睿宗、中宗朝任宰相。与郭元振是大唐最高学府长安太学的同学，私交很好。面对陈子昂破败不堪的故居，杜甫不禁悲从中来，写下《陈拾遗故宅》——“拾遗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扬荒山日，惨澹故园烟。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同游英俊人，多秉辅佐权。彦昭超玉价，郭震起通泉。到今素壁滑，洒翰银钩连。盛事会一时，此堂岂千年。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编。”^[10]杜甫感叹道，位卑职低并不值得悲伤，拥有圣贤一般的才能才是珍贵的。陈公之诗是对《离骚》和《雅》的继承和发展，非大师而不可比拟，他是西汉辞赋大家扬雄和司马相如之后声名如日月一样高悬的人物。接着，杜甫对宅壁上题词的赵、郭二人也予以高度赞赏，并叹曰：盛事已经远去，宅居终将湮没，但写下的诗篇和忠义的品格一定会代代相传，永垂不朽。

杜甫在射洪县城金华期间还前往西山的上方寺拜访过当时著名僧人文公，有《谒文公上方》诗——“野寺隐乔木，山僧高下居。石门日色异，绛气横扶疏。窈窕入风磴，长芦纷卷舒。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庐。俯视万家邑，烟尘对阶除。吾师雨花外，不下十年余。长者自布金，禅龕只晏如。大珠脱玷翳，白月当空虚。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无生有汲引，兹理傥吹嘘。”^[11]诗的前八句体现了杜甫一贯的写实风格，道出了僧人文公主持的上方寺的位置和风貌——处山野乔木之中，赤霞掩映，深邃幽美，长芦摇曳。次八句则称赞文公道法之深——天下之物，尽在眼前；讲经诵法，天花如雪；化缘济贫，心安神定；德如玉洁，万物皆空。末十二句则是杜甫的自省和开悟——走南闯北，疏于耕耘；诗酒为障，簪裾系情；贵贱一样，终归于土；愿闻真谛，回归本性；替盲治目，价重于玉；真出于忍，此理当赞。

杜甫在射洪拜访的第二个人是李明甫，因排行老四，故称其为四丈。据《奉赠射洪李四丈（明甫）》前四句“丈人屋上乌，人好鸟亦好。人生意气豁，不在相逢早”^[12]可推知，杜甫与此人相识较晚，但诗人以“爱屋及乌”之典故为开篇，表明他与李明甫是意气相投，关系非同一般。中段共八句，“南京乱初定，所向邑枯槁。游子无根株，茅斋付秋草。东征下月峡，挂席穷海岛。万里须十金，妻孥未相保。”叙述自己先前的行踪和遭遇——成都徐知道之乱虽平定，但是到处都景色萧条，草堂也不再居住，本想以席为帆，乘船从明月峡出四川，远行到海岛去生活，但是，连安定家室的钱都没有，哪有远行万里路的资金呢？诗的最后四句为“苍茫风尘际，蹭蹬骐驎老。志士怀感伤，心胸已倾倒。”这既是杜甫对友人的倾诉，也是对天地的感慨——苍茫人生，坎坷不断，壮志未酬，白发又生，唯有叹息。

四、通泉诗酒之旅

一叹未平，二叹即起，唯有“射洪春酒”暖人心，这是杜甫梓州射洪之行的真实写照。陈公故宅墙壁上郭元振的题笔促成了他的通泉之旅。

郭元振（656年—713年），名震，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北）人，初唐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官拜兵部尚书。十八岁中进士，可谓轰动一起的人物，旋被任命为通泉县县尉，作《宝剑篇》有“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13]之名句而被武则天大加赞赏，并一步步擢升为大唐戍边将军。作为一名儒将，郭元振“克致隆平”“安远定边”“武纬文经”，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突厥、吐蕃之兵，是真正意义上的善战。国难思良将，当此安史之乱未平之时，杜甫看到郭元振的题笔，心中升腾起由衷的敬意。郭虽离世近半个世纪，离开通泉也有八十余年，但他在通泉县尉任上的居所尚存。

在仲冬的一个早晨，雾霾沉沉，杜甫从射洪出发急切地踏上了通往通泉的早路，并挥笔写下《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将老忧贫窶，筋力岂能及。征途乃侵星（星尚未落之拂晓），得使诸病入。鄙人寡道气，在困无独立。俶装逐徒旅，达曙凌险涩。寒日出雾迟，清江转山急。仆夫行不进，弩马若维縶。汀洲稍疏散，风景开快悒。空慰所尚怀，终非曩游集。衰颜偶一破，胜事难屡挹。茫然阮籍途，更洒杨朱泣。”^[14]此诗前四句描写了杜甫临行前的状况——一贫，二困，三病，给人以悲天怜地、力不从心之感。中八句描写早行之景事——徒步而行、路险水急、仆倦马疲，给人以英雄气短，狼狈不堪之感。后八句抒发路途情绪——天气转好，仍闷闷不乐；凭空自慰，无昔日心情；衰颜易至，好事难长久；一路悲哀，遇歧途更伤。给人以穷途末路、悲苦无望之感。

通泉在射洪东南约八十里处，现属射洪县沱牌镇通泉坝。杜甫沿涪江岸边的驿道徒步前行，经五六小时的艰难跋涉，在中午时分到达通泉驿。大唐的驿道四通八达，承载着传递公文书信、传达军事情报、怀柔少数民族、接送官员、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包罗万象的事务。驿站也供行人作短暂休息。杜甫息脚于此写下《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溪行衣自湿，亭午气始散。冬温蚊蚋在，人远凫鸭乱。登顿生曾阴，欹倾出高岸。驿楼衰柳侧，县郭轻烟畔。一川何绮丽，尽目穷壮观。山色远寂寞，江光夕滋漫。伤时愧孔父，去国同王粲。我生苦飘零，所历有嗟叹。”^[15]通泉驿处于山顶，距县城约十五里，按唐时一里约等于现在454米可推知，驿站距县城不到七千米，目测距离远低于此数。恰云开雾散之时，通泉县城及其周边景色尽收眼底——涪江中水鸭惊乱，岸边道路崎岖不平，驿站前秃柳歪斜，县城内炊烟缭绕，真是“一川何绮丽，尽目穷壮观”。杜甫感叹道，群山上的景色可以让人远离寂寞，江面上的波光在傍晚就会漫延。哀伤时事之时就让人想起春秋宋国大司马孔父嘉，虽然是托孤重臣也难逃厄运；背井离乡就让人想起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之王粲，归附新主仍能得到驴鸣送葬的待遇。我一生凄苦漂泊，经历之事都令人叹息。杜甫笔下所描绘的通泉驿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具体在哪个位置，未得考，相传它在今射洪县沱牌镇“北大门”凤凰嘴东边数里的山顶上，一个名叫“打铁垭”的地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里还长着一棵覆荫数十平方米的千年黄果树，行人常在此息脚。站在此处向东南方向俯瞰，可见古通泉县址所在地，现称通泉坝。

杜甫步履匆匆地走进通泉县城。通泉位于四川重要水系——涪江之中游，上通龙安府（今平武）、下达重庆府，东岸有青堤古渡口（古称“绮川渡”），西岸有文家渡，是巴蜀之地的盐关重镇。当时之通泉，尚未受到“安史之乱”的波及，正繁荣兴盛。杜甫穿过通泉的大街小巷，耳边不时响起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在路人的指引下，很快到了郭元振的故居，写下《过郭代公故宅》——“豪俊初未遇，其迹或脱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袞冕，直气森喷薄。磊落见异人，岂伊常情度。定策神龙后，宫中翕清廓。俄顷辨尊亲，指挥存顾托。群公有惭色，王室无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台阁。我行得遗迹，池馆皆疏凿。壮公临事断，顾步涕横落。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16]诗之前段八句论青年郭元振放任自若，不居小节，疏于县尉之职，其实为大任之才。中段八句论得志郭元振于国家和社稷立下的千秋功劳。后八句转回到郭公破败的故宅，称颂其留下的传世作品。

瞻仰郭公故宅公后，杜甫又鉴赏了薛稷在通泉留下的两处旷世之作。薛稷（649—713年），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

荣西)人,政治家、书画家、诗人。他是隋代文学家薛道衡之曾孙,贞观名臣魏徵之外孙。武则天朝进士及第,官拜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世称“薛少保”,与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并列为书坛“初唐四家”,其书风直接影响了后世大书法家柳公权,同时也开启了“瘦金体”的先河。薛稷与郭元振交好,这是他在通泉县留下“墨宝”的重要原因。杜甫最先去看薛稷之鹤图,写下诗作《通泉县署屋壁后薛少保画鹤》——“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佳此志气远,岂惟粉墨新。万里不以力,群游森会神。威迟白凤态,非是仓庚邻。高堂未倾覆,常得慰嘉宾。曝露墙壁外,终嗟风雨频。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17]薛公是画鹤第一人,好比画马之徐悲鸿,画驴之黄胄,画虾之齐白石。通泉县署屋壁后薛公笔下的十一只鹤姿态各异、栩栩如生、逼真传神、自由奔放,虽然历经风雨,其色衰减,仍然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精神享受。

欣赏薛公之鹤后,杜甫又前往城郊涪江岸边的庆善寺。公元670年,“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曾到此一游,并留下了骈体文《梓州通泉惠普寺碑》。又据宋代地理学家王象之(1163—1230年)《舆地纪胜》中记载,薛稷在该寺的聚古堂上方金匾中书有“惠普寺”三字,用楷体写成,“方经三尺,笔画雄健”^[18]。杜甫为薛公书法感染,作《观薛稷少保书画壁》——“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见书画传。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江边。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蹇。郁郁三大字,蛟龙发相缠。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澹壁飞动,到今色未填。此行叠壮观,郭薛俱才贤。不知百载后,谁复来通泉。”^[19]杜甫前四句肯定薛稷之诗才和功名,尤赞他的书画(法)。接四句讲述薛稷所书“惠普寺”三字的位置。又四句是对薛稷该书法作品的感受和评价——呈现下垂的美态,但是既不过垂,也不过举,恰到好处;用笔精妙,生机传神,如蛟龙昂首相缠。杜甫最后的感叹颇有味道——郭元振、薛稷二人之贤才是我通泉之行的最大收获,如果若干年后,这二人在通泉的“遗迹”消失了,不知道是否有人再到通泉来?

杜甫通泉之旅正好遇到长安的旧相识王侍御,此人奉旨到此执行公务。大唐的侍御是从六品下的低级官吏,不及射洪等重要县一把手的官品,但大小也是个京官,且掌有纠察举荐百官之职,何况此行是“钦差”,自然少不了华美的酒筵,杜甫也常常出席作陪。某日,通泉县令姚某作东,在东山寺野亭设宴招待王侍御,杜甫也应邀参加。东山寺位于涪江东岸、县城东北约十五里处(现在射洪县洋溪镇境内),风光秀丽,景色宜人,相当于今天的农家乐。姚县令特意选择东山之顶设宴,并以美女歌舞招待,可见讨好侍御大人的良苦用心。杜甫虽是作陪,但也显出难得的好心情,即兴作诗《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江水东流去,清樽日复斜。异方同宴赏,何处是京华。亭景临山水,村烟对浦沙。狂歌过于胜,得醉即为家。”^[20]涪水东流,举杯喝到太阳西下,虽然身处偏隅之地,却得到京城等级的享受。亭台在山水之间,村庄在水流入口。忍不住高歌一曲,再举杯痛饮,喝到大醉之时才觉得——哦,这里就是我的家。

想必这农家乐还未尽兴,姚县令提议将快乐进行到底。杜甫作《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全景记录了涪江泛舟之大戏。诗人以礼赞东道主为开篇——“姚公美政谁与俦,不减昔时陈太丘。”褒扬姚县令主政通泉的政绩堪比后汉太丘县令陈寔,《后汉书》评陈县令“修德清静,百姓以安。”接着用两句诗美化主宾——“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骢马游。”称王侍御为通泉上等宾客,能与之同游真是快乐之事。诗人还不忘白天的欢愉——“东山高顶罗珍羞,下顾城郭销我忧。”饱餐美味佳肴,享受山巅望风,一切忧愁烦恼都付之东流。接八句为今夜主题——“清江白日落欲尽,复携美人登彩舟。笛声愤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灯前往往大鱼出,听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风起寒浪涌,取乐喧呼觉船重。”夕阳西下,涪水清幽,再次挽着妙龄歌女的手登上装饰豪华的夜船;悠扬的笛声中流淌着哀怨,载歌载舞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灯光映照下不时有肥鱼跃出江面,舒缓的音乐好似歌女心中的诉求;三更半夜寒气汹涌,美人、歌舞和射洪春酒都让人沉醉,觉得夜行船也越来越沉重了。玩到这份上,诗也该煞尾了——“满空星河光破碎,四座宾客色不动。请公临深莫相违,回船罢酒上马归。人生欢会岂有极,无使霜过沾人衣。”^[21]诗人终究是清醒的,遂以江影星光之破碎喻大唐山河之破碎,正当时,一边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一边是大张旗鼓奢侈挥霍的官吏,自己以应酬之身处其中,于国于民无能为力,只有善意地提醒提醒——王大人、姚大人,咱们该回了。

五、杜甫射洪、通泉诗酒之旅对今日射洪的文化意义

公元 762 年转瞬即逝。杜甫在梓州射洪、通泉短暂的诗酒之旅期间，挚友李白结束了一生的诗酒之旅，病卒于安徽当涂，享年 62 岁。如果李白的死讯能像今日一样快捷抵达，杜甫此行的步伐势必更加沉重。李杜二人都是高举陈子昂诗歌革新大旗的领袖级人物，很遗憾，李白没到过陈子昂的家乡。

岁末，杜甫从射洪、通泉返回梓州治所。

又一月，即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 763 年）正月，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追击叛军，连克河南河北诸州。时下之叛军首领史朝义见大势已去，逃至温泉栅（今北京东北）自缢身亡。此前，“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安禄山已被子安庆绪杀死（公元 757 年），安庆绪被“安史之乱”另一首领史思明所杀（公元 759 年），而史思明则被其子史朝义及部将谋杀（公元 761 年）。至此，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安史之乱”收场。消息迅速传到梓州，杜甫惊喜万状，百感交集，泪如泉涌，写下名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22]这是一生忧国忧民的诗人人生中最兴奋的一天。

又七年，即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 770 年），杜甫从湖北进入湖南，登高岳阳楼，舟游洞庭湖，至耒阳岳庙时“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馈送牛肉白酒，甫饮过多，一夕而卒”，享年五十九岁^[23]。

又五百一十三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元 1283 年），射洪、通泉两县合并，统称“射洪县”，沿革至今。

公元 762 年杜甫的梓州射洪、通泉诗酒文化之旅对今日射洪县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

注释：

[1]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严武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年，2010 年。

[2]李昉，扈蒙等：《太平广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

[3][6]彭定求：《全唐诗卷》（220），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年。

[4][5]彭定求：《全唐诗卷》（227）。

[7]黄少烽：《蜀中胜境金华山》，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 年。

[8]彭定求：《全唐诗卷》（227）。

[9]彭定求：《全唐诗卷》（220）。

[10][11][12]彭定求：《全唐诗卷》（220）。

[13]彭定求：《全唐诗卷》（66）。

[14][15][16]彭定求：《全唐诗卷》（220）。

[17][19][20]彭定求：《全唐诗卷》（220）。

[18]王象之：《輿地纪胜》，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

[21]彭定求：《全唐诗卷》（220）。

[22]彭定求：《全唐诗卷》（227）。

[23]刘昫等：《旧唐书·杜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

[24]彭定求：《全唐诗补编（第二编）·全唐诗补逸》（卷之十三），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年。